



I W I L L N E V E R F O R G E T Y O U

当 世 界 已 无 法

深、爱

王宇昆 著

当 世 界 已 无 法

深、愛

王宇昆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世界已无法深爱 / 王宇昆著.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47-5415-6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2138号

书 名 当世界已无法深爱
作 者 王宇昆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策划编辑 北 木
特约编辑 北 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15-6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青春多米诺	5
第二章 重逢于桉阳	22
第三章 暗涌和心语	39
第四章 战争始爆发	55
第五章 我在你身边	70
第六章 梦碎的声音	83
第七章 夜有温柔光	97
第八章 终于失去你	112
第九章 别忘记梦想	127
第十章 走回记忆里	142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一章	希望再落空	156
第十二章	各自奔前程	169
第十三章	绝望者号角	182
第十四章	怕爱太浓烈	195
第十五章	空降的爱情	209
第十六章	把秘密藏好	225
第十七章	恨与爱等量	240
第十八章	年华音释然	255
后记：	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269

当 世 界 已 无 法

深、爱

王宇昆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世界已无法深爱 / 王宇昆著.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47-5415-6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2138号

书 名 当世界已无法深爱
作 者 王宇昆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策划编辑 北 木
特约编辑 北 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00*128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415-6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青春多米诺	5
第二章 重逢于桉阳	22
第三章 暗涌和心语	39
第四章 战争始爆发	55
第五章 我在你身边	70
第六章 梦碎的声音	83
第七章 夜有温柔光	97
第八章 终于失去你	112
第九章 别忘记梦想	127
第十章 走回记忆里	142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一章	希望再落空	156
第十二章	各自奔前程	169
第十三章	绝望者号角	182
第十四章	怕爱太浓烈	195
第十五章	空降的爱情	209
第十六章	把秘密藏好	225
第十七章	恨与爱等量	240
第十八章	年华音释然	255
后记：	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269



第一章

青春多米诺



01

在桃镇这片天空里，我的生活像一架安全航行的飞机，偶有颠簸本是宿命，但自得的飞行最终也抵不过突如其来的强大气流，让我平静的十八岁突然偏离原本的航线。

我叫林时苒，十八岁的我终于悟出了这个名字的含义。

我所降生的桃镇，到处都贴着带有“林时苒”这个标签的青春喜乐与成长哀愁，如季节之初新冒出的爬山虎一般，在充满着温柔气息的晴天里肆意生长。只是，在我刚刚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阳台的时候，阴霾就这样一片一片地聚拢起来。

这是暴雨的征兆，雷声一响，那些美好的画面和软绵的呼吸便全都消失不见了。

林时苒的意思，大概是林林总总的时间都会一点一点不知不觉地过去吧。

02

“医生说你的右腿骨折了，但是不严重，休养几个月就好。”

我在充溢着浓重消毒水味道的病房里躺着，声音由门而进。一个留有络腮胡子的男人把病历本和刚刚拍好的片子放在我的床头，为我削了个苹果。

“什么？这还不严重！”我上半身与床脱离，一副惊吓过度的样子。

“养几个月就能好，不要害怕。”男人有些尴尬地说。

我懒得与他废话，说了句“你，不许走，等我妈来”后，闭上了眼睛。

说实话，我应该感谢这个男人，三个小时之前，是他帮助我脱离了苦海。

那是林振巍离家三个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他，在我逃课去画室的路上。当时林振巍挽着一个看起来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马路对面，与我一样等待着人行横道的绿灯亮起。

我紧紧地盯着他们，他们甜蜜的表情和不时的眼神交流时刻催促着我肾上腺

素飙升，在我终于忍不住冲上去的时候，离红灯结束还有九秒。

我想象着自己如何把那个女人的假媚嘴脸撕下，然后看清她虚假表情下用粉底掩饰的鱼尾纹时，却已经像个炸碉堡不幸遇袭的战士一样，轰然倒地。

还真是英勇得像个笑话。

我的右腿打上了石膏，缠着厚厚的白纱布。男人坐在一旁看报纸，吃着刚刚为我削好的苹果，我的白眼恰好迎上他突然抬起的视线，我鄙夷的表情被他抓了个正着。

“都怪我太饿了，等会儿再给你削一个。”男人讪讪地说。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表，已经十二点十五分了。

我看着男人麻利地再次削好一个苹果，这时有人敲了敲病房的门。一个背着画板的男生走进来，右脸上还有几道绿色颜料的痕迹。

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脸脏得跟个非洲土著民似的男生就是大胡子男人的儿子吧。男生左手拎着一个保温桶，保温桶里飘出饭菜的香气。

“这是我儿子。”男人像展示一件骄傲的作品似的向我介绍着比他高出两个头的儿子。

“你好，我叫蒋策勋。不好意思，刚下课，来晚了。”当一双五颜六色满是颜料痕迹的手伸到我面前时，我自然拒绝了与他握手。

不过就算脏兮兮的，却依旧遮挡不住他那张剑眉星目的脸，以及眉宇间透露出来的点点忧郁。

“你先去洗洗脸和手吧。”大胡子男人说道。

蒋策勋却有些不耐烦地回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转身便离开了病房。

03

“手艺真不错呀，比我妈强多了。”

当我狼吞虎咽地吃掉一大份蒜蓉排骨的时候，耳畔传来了“咯噔咯噔”的高跟鞋的声音。

陈芬然的挎包“咚”的一声出现在了我的床头。

没错，陈芬然就是我妈。

病房里的气氛被消毒水搅拌得极度尴尬，我吮吸着最后一块骨头，不时瞥见蒋策勋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

“既然比我做的好吃，那就多吃点。”陈芬然说这句话时的样子，简直和我咀嚼脆骨的时候一模一样。

“说吧，您打算私了还是怎么着？”陈芬然气定神闲地坐在我身旁，胳膊抱

在胸前，朝蒋策勋和他老爸直截了当地问。

“是您女儿乱闯红灯有错在先，这事大家都有责任吧。”大胡子男人因陈芬然呛人的语气也变得不服气起来。

但是陈芬然并不会像个泼妇似的在安静的病房里与人破口大骂，而是迅速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纸放到大胡子男人面前。

“按照警方的说法，这是赔偿合同，您同意的话就签字吧，照顾病号我们轮流就好。”陈芬然看着男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又淡淡地补充道。

“保险公司帮你埋单还是法庭上见您自己慢慢斟酌，今天交完住院押金和医疗费你们就可以走了。”

最终，陈芬然将这件看起来很棘手的事情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大胡子男人签完字后便和儿子一起离开了病房。

此刻，病房里只剩下我和陈芬然，还有残存的饭香。

“一周以后出院，回家养腿。”陈芬然帮我盖好被子。

我知道陈芬然之所以要我早出院，就是为了把我锁在家里方便她随时监控。

“岂不是便宜了他们，应该在医院多住些时间，妈，你说是吧？”我不满地說。

“你少废话，他们该赔偿的，一分不会少。”陈芬然把我伸出被子的手再次放回被子里，转身合上窗帘。

从小到大，陈芬然从来不会和我商量任何事情。而我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习惯于妥协。与陈芬然抗衡的结果，向来如此。

不过也算我走运，碰上的不是那么一毛不拔和蛮不讲理的肇事者。

04

桃镇，其实是这个城市最落后的一环。虽然大把的化工企业和大片的高层写字楼粉刷出桃镇现代化的表面，但还是掩盖不住这里每一处空气中的尘垢。

桃镇的大多数男人年轻时便外出打工，从此一去不返，女人们通过婚嫁改变命运，逃离桃镇，只剩下腿脚不灵便的老人继续呼吸着这里污浊的空气，拿着蒲扇坐着马扎，在树下乘凉搓麻将，一副看穿世事的模样。

林振巍是土生土长的桃镇男人，是桃镇所有平凡父亲中的一员，他见证了桃镇的工业化进程，可骨子里却仍固守着这片土地所印刻在他身上的原始特质。

陈芬然是镇外人，因小镇的一个矿场招工来到这里，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做了老师，她和林振巍原来是同一个厂子里的工人，相恋后成婚，再后来生下

了我。

都说一个女人嫁到哪里，根就迁到哪里，可对于陈芬然而言，并非如此。

05

从医院停车场传出几声刺耳的鸣笛声，将我从睡梦中拽醒，醒来的时候陈芬然正安静地坐在我身旁批改试卷。

几缕碎发散在陈芬然额前，她用红色油笔急速有力地将一张张卷子批改完毕。

“又使劲给人扣分。”我把脸侧向陈芬然。

“不扣怎么长记性，要是你，肯定要被我扣光了。”陈芬然抬了抬眼皮，她的眼镜又从鼻梁上滑下。

我对于陈芬然这种话自然嗤之以鼻，她扶了扶镜框之后，像台不知道疲惫的机器，又继续工作起来。

“今天我看见我爸了。”话音刚落的那一瞬间，陈芬然的红笔好像没水了，她在试卷上来回划了几道，因为用力过猛，试卷被划出了一道口子。

“好了，当我什么都没说。”

“床边有药，自己倒水喝了。”陈芬然搬着板凳去了房间外的走廊。

我知道我又碰到了她的伤口。自从陈芬然和林振巍之间出现感情危机，“林振巍”这三个字就变成了她的死穴，她想要逃避，却又将自己的畏惧和怯懦暴露无遗。

不过换作我，可能还没有她坚强。

“我够不到啊，你要一个残疾人自己倒水吗！”我扯着嗓子喊，陈芬然也没有回来。

06

得知那天自己全部吃光的“蒜蓉排骨”是出自蒋策勋之手后，我仅用了一个星期，便尝遍了他所有的拿手好菜。

继小笼包、甜油条、叉烧卷、牛油小面包后，蒋策勋今天带来了他新创制的“鸡蛋火腿煎饺”。

“你上辈子是个厨子吧。”我一边吃一边对一旁正在擦拭画板的蒋策勋说道。

“我上辈子可是个阿哥，昨天刚在网上测的。”蒋策勋准备好画纸、颜料，然后架起画板，对着我拿画笔比了比。

嘴巴里的饺子差点被我喷出口，我厉声阻止他：“你知道你现在的在干什么

吗？你这是在侵犯我的肖像权！”

“哪有那么严重啦，拜托，我还有最后一幅作业，来不及啦。”蒋策勋皱着眉头的样子像个小老头，透过刘海还能隐约看见他额头上的几道抬头纹。“时间都用来给你做营养康复早餐了，你就帮帮我吧。”

听他这样说，我也只好勉强同意做他的模特。

两个小时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差点让我固化成僵尸，我威胁蒋策勋道：“画丑了就把你剁成饺子馅。”

蒋策勋终于拍了一下大腿宣布大功告成。

我松了一口气，瘫软在床上，伸手接过蒋策勋递过来的画纸。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要画的是床而不是我的脸？！”我气得一下子又坐了起来。

在蒋策勋说完“我画的是静物作业，又不是人物”这句话后，我更加确定他是在欺骗我的感情，浪费我的人生。

“你要画脸啊？肖像八十，工本费四十，原价一百二，给你便宜点，一百块。不过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时间，要去上课啦。”蒋策勋用湿毛巾擦了擦脸，对我挥挥手，留我一个人看着他扬长而去的背影。

虽说我和蒋策勋并没有因为车祸事件成为敌对关系，但他爱耍宝的性格却实在让我觉得有些手足无措。不过看在他做得一手好饭又会画画的分上，我对蒋策勋的印象毫无抵抗力地走向“人还不错”的那一端。

07

已经住院很长一段时间了，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林振巍明明是车祸目击者之一，他却从未探望过我。

这样的想法如果被陈芬然知道，肯定会被她笑称为“妄想”。这也不奇怪，自从林振巍离开我和陈芬然后，我们好像就再也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了，可怜到亲情这条纽带好像也再难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当林振巍带着我最爱的荔枝突然出现在病房的时候，我正在埋头写着陈芬然布置的数学题。

“你妈呢？”林振巍的下巴上是没来得及修理的胡楂，衣服是三个月前离家时穿的那身。我不明白在外面如鱼得水、甜甜蜜蜜的他怎么还穿着这么窘迫的一身衣服。

“你还知道关心她？”我侧脸看着窗外，语气如同陈芬然一般坚硬冰冷。

林振巍突然揉了揉我的头发。这被所有人看作是父亲宠溺女儿的动作，此刻

竟然让我觉得有些恶心。

林振巍掏出一张纸。“这个，让你妈签了吧。”他把纸铺展后，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又说：“你劝劝她。”

我没有做任何心理斗争，轻易地就说出了这句“你走吧”。

林振巍什么都没说，走出房间的时候正好碰上刚刚下课的蒋策勋，林振巍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搞得蒋策勋紧张得差点撞到病房门上。

“刚才那人是你爸？”蒋策勋问我。

我看到他走近，赶快把那张纸塞进枕头底下。

“他不是！”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这三个字。

蒋策勋察觉到我的心情不好，没有作声，沉默着在一旁为我剥荔枝。“吃点荔枝吧。”

看到林振巍带来的荔枝，我立刻联想到他临走时决绝的模样，歇斯底里地叫嚣着：“我不吃！不吃！”

我推开蒋策勋的手臂，他手中剥好的晶莹剔透的荔枝掉落一地，像我内心残存的那点希望一样，全部分崩离析。

“你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好，我去买些别的水果。”蒋策勋并没有因为我的坏脾气而愤怒，他收拾好地上散落的荔枝后走出病房。

我把头侧到一边，静静看着窗外，然后又闭上眼睛。我知道“爸爸”这个词汇在我的生命里终究有一天会和林振巍这个名字毫无关系，可是为什么我做不到痛快地舍弃。我逼迫着自己不去承认对林振巍仍有爱，因为我知道，只有我在陈芬然面前做到足够坚强，她才会坚决地放手。

那一刻我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难过，埋头哭泣，不仅仅是因为我对林振巍的憎恶，更是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无能。

08

每天晚上陈芬然来医院看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布置给我的作业题我有没有完成。

说到这里，我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我并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良好少女，至少在陈芬然眼里是这样的。

学习成绩在中下游徘徊，还对画画执迷不悟，仅仅这两点就足以让陈芬然从“好好学习走向成功人生”的起跑线上把我一枪毙掉。作为老师的她，习惯了从学生学习的好坏来判断这个人的将来。

不过，我从来不相信她的判断是准确的，起码，于我非也。

下午我假借怒火未消，强迫蒋策勋乖乖地帮我写完了陈芬然布置的作业。

陈芬然一边看着我喝粥，一边仔仔细细地检查着我的作业。

“真是你自己做的？”陈芬然扶了扶眼镜。

“不然呢？我找护士来做啊。”我故作淡定地说。

“看来车祸没有伤到脑子，既然如此，明天再给你加十道题。”

一口热粥直接滑进嗓子，害得我咳嗽了几声。陈芬然抽出一张纸巾丢给我。

其实我的小把戏陈芬然很轻易就能看穿，只是看穿并不意味着要揭穿，这也是她身上最神奇的地方。

临睡前，陈芬然帮我调平床，在她铺展枕头的时候发现了林振巍留下的那张纸。我本应该把这张纸藏起来，等到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再拿出来。

瞬间，陈芬然就像一座刚刚修葺好的跨海大桥因为一块砖头没有夯实牢固而轰然坍塌，而作为施工者的我却来不及阻止或者抢救这场灾难。

陈芬然坐在我的床边，我用力支起上身，给了她一个拥抱，我把头紧紧埋在她的肩膀上，再坚强的一个女人此刻也融化成了一湾湖水。

那个很久之前就应该做出抉择的选择题，今天终于摆在了这位高中数学老师的面前。

“苒苒，答应妈妈一个要求好吗？”

我看着陈芬然泛出泪光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

09

那时候，“离婚协议书”还没被赋予“两个人各自解脱”的普遍意义，向来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而现在却发生在我的眼前，我竟觉得自己像一个本想要奋力让剧情走向大团圆的编剧，却不小心连同自己都跌入悲剧的走向中。

然而陈芬然的自愈能力强大到令人发指。

那晚我睡着以后，她独自在住院楼的取水间哭了好久。她坐在冰凉的地板上，水珠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和她抽噎的频率赛跑。

她拿出她在黑板上教学生做题时的认真细致，在漫长黑夜中清算着过往的一切。进入桃镇、认识林振巍、嫁给林振巍、生下我，但最后却发现兜兜转转几圈后自己的人生又回到了原点。黑夜完成了一个宣判，被审判命运的人来不及哀怨更来不及缅怀，因为她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需要她。

陈芬然用刺骨的凉水洗了把脸，扫去悲伤，镜子中的她又迅速恢复了元气。

黑暗的病房中，陈芬然拿起那张离婚协议书，紧紧攥在手心里。